

書櫥與書廚

古代藏書家的雅號很多。譬如東漢曹曾，怕書籍毀於戰亂，於是築石為倉來藏書，號「書倉」。隋朝公孫景茂，博覽群書，人稱「書庫」。唐朝李泌，藏書多達三萬卷，名曰「書城」。所藏經、史、子、集，分別用紅、綠、青、白四色骨籤標之，以示區別。韓愈作詩頌揚他：「鄭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

宋代趙元考過目不忘，世稱「著腳書樓」，翻譯為白話文，就是一座可以移動行走的圖書館。陸游在山陰家居時，建造了一個書房，自命為「書巢」。

而最常用的，無疑是「書櫥」（也作「書廚」，兩字通假）。北宋吳時，才思敏捷，文章恣意揮灑，落筆立就，當時的國學、太學兩大學府的學生給他起了一個雅號「立地成櫥」，上升到頂禮膜拜的程度了。兩宋之際抗金名臣李綱，也以博覽群書、學通古今，而被尊稱為「書櫥」。

明初史學家陳濟，博學強記。某次，其長子想考考父親的記憶力。陳濟找出一本《朱子全書》，讓兒子

隨便抽一篇，提示首句，陳濟便能朗誦終篇，不誤一字。明成祖稱陳濟為「兩腳書廚」，將他從一介布衣直接召為編纂《永樂大典》的「都總裁」。

不過，「書櫥」也有另一面含義。南朝的陸澄，也以讀書多而聞名，但卻「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同僚王儉譏笑他是只會死記硬背、囫圇吞棗的書呆子，奉送他一頂「書廚」的帽子。

而今又有一種「書廚」（此「廚」乃是廚師之「廚」，非通假之「櫥」）。自媒體氾濫，網絡搜索又方便至極，無需搬梯子翻書架，許多寫作者未經煉字謀篇的訓練，又不必擔心篇幅限制，於是乎寫文章時引經據典，東抄西錄，正如一個整腳的廚子，雞鴨魚肉蔥薑蒜一鍋亂燉地傾倒在讀者面前。卒然一讀，好似迎頭挨了魯提轄三記老拳，眼前暈乎乎，耳邊嗡嗡響，實在難以下嚥。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五、六見報



雲間酒太淡

宋朝陳世崇的筆記《隨隱漫錄》卷二，對質量平平的酒，有極為精彩的描述。

雲間酒淡，有作《行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個三升。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約迭三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

上海有家酒坊，價錢倒是不貴，物價廉平，但質量卻不敢恭維，說是三斤酒，卻都是水和瓶子，這樣的酒，別說陶淵明、劉伶這樣的喝酒高手了，常人都要吐糟。這哪裏是酒，明明就是水嘛，假酒無疑。

但似乎也有誇張成分，這酒喝下去也會醉嘛，只不過是醉得不深，醒得快而已。這樣的詞，被以不同形式，出現在陳世崇以後的各種筆記中。馮夢龍《古今潭概》，李宗孔《宋稗類鈔》，褚人獲《堅瓠集》中，都有傳抄，只是，有的將朝代改為明代了。

《堅瓠集》中，將這一首諷刺詞的量由「斤」改「斛」，結尾變成：有一斛酒，一斛水，一斛瓶。酒水瓶，三斤或三斛分開，實在經典。

雖然酒不以度數論高低，但酒的質量依然有好壞。武松過景陽岡前，喝下十八碗，讓人嘆為觀止。蘇東坡常有醉詞，他估計能喝一斤左右。辛棄疾《西江月·遣興》的下闕：「昨晚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這喝醉酒的場景，和李白的「對影成三人」相比，有趣得多了，一切細節皆活躍在紙上。他們喝的那些酒，應該都是好酒。事實上，那個時代的酒，限於技術原因，度數都不高。

我去滬州老窖、西鳳酒廠等專業酒廠參觀，對蒸餾酒的度數很感興趣，那滴出來的度數如何控制？技術人員說，確實有高有低，正式出廠前還需要勾兌才行。

那些四十至六十多度的酒，都是糧食的精華，不會有水的。

筆記新說

陸布衣

1164334351@qq.com

逢周二、四、六見報



魔芋真身

想必每一個初次吃魔芋的人都會有這樣的困惑：這軟軟Q彈的東西究竟是什麼？難道是果凍的變種嗎？看起來白滑滑的魔芋，長相的確酷似深加工產品，但它卻是如假包換的芋科植物，只不過外剛內柔，可惜無人識得廬山真貌，到頭來只見盤中嬌羞。

魔芋的外表很有迷惑性，「頭部」枝繁葉茂，但只是虛張聲勢，其實可食用的部分是埋在地下的，扁圓寬大，宛若變了形的褐色大南瓜。雖然視覺效果粗糙，但內裏卻出乎意料的嬌貴，不但培育成可食用的塊莖需要三年左右時間，即使是收穫完成，也要避免低溫環境下變質和腐壞。

天然的魔芋塊看着像豆腐，但千萬不要徒手處理，因為含有草酸鈣結晶，會引發癢、痛等不適反應。生吃當然更不行，從安全角度說，煮沸既是「脫毒」的過程，也是上桌的前提。為了讓它更好吃，通常會在磨完的漿液裏加入石灰粉、小蘇打等鹼性物定型，經過了這個步驟，魔芋才能從刺蝟一般的百煉鋼，化身為溫順純良的繞指柔。

說到魔芋的食用，日本人的探尋可謂登峰造極，關東群馬縣更是坐擁全日本九成產量。從關東煮這個最原始的起點出發，咕嚕咕嚕的湯汁裏，總有幾串出水芙蓉亭亭玉立，長時間地燉煮將美味滲進細胞，一點點磨平了棱角，消解了戾氣。此後無論是下火鍋、燉菜，還是做成刺身蘸料享用，魔芋都以獨特的咀嚼感盡享人氣。而為了讓它能充分融合於各個菜餚當中，甚至連刀切的角度、形狀都五花八門，從魔芋塊到魔芋絲，不變的是食客們從一而終的愛。不要看它是芋科植物，但卻跟其他塊莖作物不同，所含澱粉極少，水分佔比可達百分之九十八，堪稱得天獨厚的減肥食品。不過，想保持體型也萬不可心急過量，否則就算再有益，都會變成負擔。

未上鎖的門

凱瑟琳·金寫的動人故事，一個任性女子，因為小事跟父母爭吵，一怒之下離開了家庭。她在街頭流浪，乞過錢，出賣過肉體，不像人樣。

一晃就是幾年，她的父親死了，母親也年老。但母親沒有放棄找尋女兒的意願。

母親印了一批尋人啟事，到處張貼。包括超級市場、收容所、教堂……

終於有一天，這女子在排隊領取一份免費晚餐時，看到布告板上有一張熟悉的面孔，「可是我的母親？」

她離開隊伍走近去看，是的，是她母親，那下面還有一行字：「女兒，我仍然愛着你，快回家！」

她一下子崩潰了，哭不成聲。天已黑了，她朝家的方向奔去。當她到

去年的今天，筆者正在法國波爾多的超二級莊巴頓酒莊參加葡萄收割及學習釀酒之道，那是一個難能可貴的學習經驗。Vendanges 法語的意思是「葡萄收割」，這在法國以至歐洲都是十分重要的日子。在法國，還有名叫當月葡月是指從新曆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二十一日之間的一個月。Vendémiaire 還被訂為法國共和國日曆上的第一個月，可見葡萄收割的重要了。在波爾多的頭兩個星期，我跟隨一班收割精英學習如何收割葡萄，過程相當辛苦，收割者需要從早上七時開始在面積廣大的葡萄園收割葡萄。首先收割的是梅洛葡萄，跟

國慶將臨

前幾天的朋友圈被一句「請給我一面國旗 @微信官方」刷屏。原來為了迎接國慶節，微信推出了一個新功能，通過在微信中點擊「請給我一面國旗」的活動連結，可以自動生成帶五星紅旗的頭像。不知是哪個調皮的人直接在朋友圈發文索要國旗頭像，引得人紛紛跟風，實際上發一句話無法令頭像附上五星紅旗。後來微信為了避免誤會，索性將活動連結改名為「迎國慶換新顏」，更符合活動主題。活動上線後半天，參加人數突破兩億，足以可見人們對國慶節的熱切期待。

國慶氣氛漸濃，在北京的朋友們這幾天也紛紛在朋友圈炫耀自己拍到的國慶煙花演出綵排。雖然只是通過朋友圈小視頻看到「

天下太平

現在的小朋友，喜歡玩「手遊」，即在手機玩遊戲。我的甥甥，未足兩歲，就懂得滑手機，找YouTube的圖標，點進去，找那頭豬的卡通片看，真誇張。

我們小時候的世界，並不只那個小屏幕。但也沒那麼複雜，一張紙，兩支筆，就可以玩一場小型「戰爭」。

這個是名叫「天下太平」的遊戲。

在我腦海中，玩這遊戲的地點，一定是課室；對手，一定是坐在前面或後面的同學；而那張紙，會是作業簿的其中一頁；筆，當然是鉛筆。這是一個猜拳的遊戲，猜贏的可以順序做以下步驟：在己方的底線一筆一筆畫一個「田」字，由於底線已當一筆，所以要畫成一個田字，需要猜贏五次拳。之後在田字四格分別寫上「天」、「下」、「太

一聲嘆息

除草耕地多了，人也就越發的接地气，與朋友間的相處愈發隨和。相識多年的病人張姐說有個廣州的朋友想找我看病，實難推脫。趁在上海間隙，我與他見了一面。

是個蠻典型的廣州人，帶着一口粵式普通話，健談又風趣，第一印象不錯。他打趣自己：「活了半輩子，還是工資不高、職務不高，倒是血壓高、血糖高。業績不突出，腰椎間盤突出。」他表示現在生活不錯，就想有個健康身體。醫院看病太繁瑣，各個科室轉下來頭也暈乎，內心還是相信中醫，所以想找來開個「仙方」。


我大笑：「我就一農民，哪有仙人之氣，太上老君的靈丹妙藥我可沒有，看來你是找錯人了。」

南牆集

阿濃

m.facebook.com/A.Nong.cps

逢周一、六見報



波爾多的「神鵬俠侶」

着是除葉讓遲熟的赤霞珠葡萄加快成熟，最後就是收割赤霞珠了。隨後的兩個星期，我在巴頓酒莊的車間揀選合適的葡萄，除了需要眼明手快外，還要徹底清潔整條揀選葡萄的生產線。清潔完畢後，我已經是渾身濕透及筋疲力盡了。

由此，我們可見釀酒的確是十分艱辛及計劃仔細的過程。在波爾多，我們可以看見許多傑出的釀酒師。但是，高柏麗酒莊的 Veronique Sanders 和美人魚城堡的 Alexander van Beek 則

70」字樣的煙花在空中綻放、「人民萬歲」四個大字照亮夜空，短短幾秒，仍覺得震撼且激動，迫不及待地想在國慶節晚上欣賞整場煙花匯演。身處香港，只能看電視轉播，無法親身在京城感受隆重國慶，多少有些遺憾。

不過今年國慶赴京觀禮的港人裏，有幾位身份特殊。他們是十位香港的警務人員，當中包括近幾個月參與前線行動的警員，其中就有光頭劉 Sir 劉澤基。劉 Sir 說，這是自己第一次前往北京，希望能好好看一看北京，走走長城，做做好漢。這位血性男兒，面對激進示威者攻擊無懼無畏，理性處理，高度克制，是香港警察恪盡職守的縮影。央視新聞曾引述劉 Sir 說過的一句話：「香港警

基地需要保護，所以之後的猜拳，會給基地安上防護罩，就是畫一個半圓罩着基地的樣子。防護罩可以超過一個，視乎喜好。做好防守，就要做進攻，畫飛機，飛機的樣式按自己喜好，畫了五隻飛機（隻數是大家的共識，可以是七隻、十隻），就代表成軍，可以「攻擊」別人。

「攻擊」，要用鉛筆，在自己的飛機上企立，食指按着筆頭，之後向後一壓，筆尖就會向前一推，畫出一條鉛筆線，如果線疊上了敵方的飛機、防護罩，那就是攻擊成功；否則下次就由鉛筆線的箭頭位再攻過。任何一方，必須攻破所有防護罩，才能殺入「天下太平」基地，當這四粒字都被人攻破，那就算輸了。

他有點糗，摸了摸鼻子說：「您可不知道，現在醫院分科分得特別細，光我身上這點病就得看許多科室，配一堆藥不說還要配合各種理療，而這理療又得花上大半天功夫的排隊候診。麻煩，心累，這不心臟也不好了。」喝了口茶，他繼續道：「我想中醫方便，配點中藥，喝喝就好。」

聽了他的話，我腦中浮現的是清代名醫徐大椿醫案中的一句：「今之醫者，既乏資本，又惜功夫，古方不考，手法無傳，寫一通治煎方，其技已畢。而病家不辭遠涉，不惜重聘，亦只求得一煎方，已大滿其願。」這或許是對當下醫療活生生的寫照。

我有點解釋的意味，說：「其實中醫不單單局限於一張處方，而需根據各人病因總

日式料理

旅居日本熱海市的古屋旅館，在房內進晚餐前，侍應會先送來餐單，對照着餐單可辨認已送到第幾道菜，都是些什麼佳餚。日本料理有五大類，我們多少知道一點的僅是懷石料理，今次在熱海古屋及京都炭屋吃到的大概都屬此種。

高級的日本料理內外皆華麗。首先，杯碟多為精美瓷器，也有玻璃或木質的，五花八門，單是筷架也精緻多變。我在當地商店留意過，小小一件餐具約合港幣幾十元到幾百元不等，頗是昂貴；其次，擺放予人美感，即便是一粒納豆、兩片醬菜、半碗湯，也要擺得好，前菜主菜更以花朵樹葉等裝飾得恰到好處，真恐一動筷子就破壞了一件藝術品；再其次，也是最重要的，食材新鮮美味，貨真價實，通常以生食海鮮為


並且聘請 Daniel 的孫女 Veronique 為執行董事，繼續為酒莊生產好酒。近十年，我親眼目睹高柏麗的酒質大幅躍進，尤其是二〇〇九年的完美（WA100/100）之作。其他如二〇一〇年（WA97+/100）、二〇一六年（NM97/100）及二〇一八年（JS98/100）都是值得收藏的佳釀。（上）

酒看人生

羅富齊

rothschild38@gmail.com

逢周六、日見報



察有能力處理這些暴徒，只恨他們也是中國人，打不是，不打也不是！真的很心痛！」這句話在當時感動了不少國人同胞。

國慶將臨，香港也有不少市民發起「快閃唱國歌」以及「和國旗合影」的活動，民眾參與度也不低。想起之前參加「五星紅旗有十四億護旗手」活動的成龍在接受採訪時說：「香港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的家鄉，中國是我的國家，我愛我的國家，我愛我的家鄉，真的期待香港盡快能恢復安寧。」

想必每一位愛國愛家的港人，都懷有同樣的期盼。

即興判斷

宅寂

treeakira@gmail.com

逢周六見報



但記憶中，好像從來都沒有玩完。小息太短，放學後玩遊戲的時間也不長，最後計點數，還有防護罩的，贏了只剩下「天下太平」的；還有「天下太平」的，贏了只剩下「天下」的，如此類推。

這個遊戲，很難在手遊玩，因為壓鉛筆的動作只能在現實生活做到。那些年，在課室，還有很多有趣的遊戲，一班同學，圍在一起，肩膀頂着肩膀，那一份親切，總覺得比起人人拿着冰冷的機器在網上對戰，開心得多。

真是慶幸，成長在沒有手遊的時代。

風陵夜話

耶生

yeahstudio55555@gmail.com

逢周二、四、六、日見報



體考量，是項系統性的工程。清代著名醫學家徐大椿在治療各種病證時，並不僅僅拘泥於『湯方』，常常根據病情需要而內治外治相結合，靈活使用各種療法。正如他所說：『凡病只服煎藥而愈者，唯外感之證為然，其餘諸證，則必用丸、散、膏、丹、針灸、砭鐮、浸洗、熨拓、蒸提、按摩等法，因病施治。』

說完這些，我有點悵然，有絲心累，或許此時點上一支煙是極好的，但也只是想罷了。

醫趣錄

榮汝成

dr_rongrucheng@163.com

逢周六見報




紅塵記事

慕秋

wus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六見報



紅塵記事

慕秋

wus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六見報



酒看人生

羅富齊

rothschild38@gmail.com

逢周六、日見報

